

## 尘暴与《愤怒的葡萄》中的生态价值观

谢江南

**内容提要:** 1930年代发生在美国南部大平原上的沙尘暴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中。表面上看,是肆虐的沙尘暴和替代人力的拖拉机迫使上百万佃农离开几代人生活的土地,可导致“尘暴”的、引来“拖拉机”的,却是支配着人们的“人类中心”主义,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中形成的生态价值观。斯坦贝克对土地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对人与土地的疏离、土地变成人们获取无限制最大利润的工具的事实表达了深深的担忧。

**关键词:** 尘暴 《愤怒的葡萄》 斯坦贝克 生态价值观 人类中心

**中图分类号:** G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29(2008)04-0098-03

### 一

1935年4月14日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黑暗日子。当天下午2点40分,沙尘暴袭击了堪萨斯州的道奇市。尘暴遮天蔽日,同行的人看不见同伴的脸,日常生活中人都得戴上特制的口罩,尘肺炎一时成了威胁人们生命的常见病。这次沙尘暴并非第一次爆发,也不是最后一次。据大平原地区的档案记载,以能见度不到一英里的“尘暴”为准,1935年发生了40次,1936年有68次,1937年有72次,1938年有61次。频繁的沙尘暴袭击,使大平原地区的农业严重欠收。加上大型农业机械的使用,使不少人失去了土地,不得不携家带口迁往富饶的加利福尼亚谋生。

美国20世纪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约翰·斯坦贝克当时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利纳斯谷地,他家附近经常滞留着不少从大平原上迁来的移民,这一农业移民现象很快就引起了斯坦贝克的关注。1936年,他为《旧

金山消息报》连续撰写了七篇关于农业移民的文章。1938年,斯坦贝克将这些文章配上著名摄影师多罗西娅·兰格拍摄的照片,结集为《他们的血是浓的》出版。1939年,斯坦贝克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愤怒的葡萄》,真实地反映了1930年代的沙尘暴岁月,反映了这场被环境史家称为世界三大灾难之一的“尘暴”在美国南部大平原上肆虐的悲凉情景。

《愤怒的葡萄》一开始就展现了一派天昏地暗、尘土飞扬、庄稼被干旱毁灭的景象。由于车轮磨损和马蹄践踏,大路上干结的泥块化成了尘埃。步行者的脚轻轻踩上去,扬起的尘土会有齐腰一般高。大车经过,尘埃会飘到篱笆顶。汽车飞驰,掀起的则是滚滚尘雾。虽然已经是黎明时分,白昼却拒绝露面。灰蒙蒙的天空出现了一轮红日,那只是一个朦胧的红色圆盘,放射出微弱的光线,好似黄昏一般;再过些时,阴暗的天色重新变成了一片漆黑,风在伏倒的玉米上呜呜地悲鸣。(斯坦贝克:2)

“家家户户都紧关着门窗,用布塞住了缝隙,然而细得连肉眼也看不出的沙尘还是钻进来,像花粉一般停积在桌椅上和碟子上。”“尘沙整天像从天空中筛下来一样,到第二天还是往下筛落,给大地铺了一床平整的毯子。”斯坦贝克就是用这样的白描手法,描述了乔德家在大平原的生存环境。在接下来的章节中,随着故事情节的推移,汤姆·乔德搭上便车,看着道路两边的玉米横倒在地,上面堆积着沙土。下车后汤姆看见枯瘦的蒙着尘沙的柳树就像脱了毛的小鸡,没有一丝风能吹动天上筛下来的沙尘。汤姆偶遇过去的牧师凯西后,两人谈得很兴奋,作者又抓住机会描写了沙尘:“他兴奋得两眼闪出光来。他把两颊鼓动了一会,向尘沙里吐了一口唾沫,唾沫在地上打了两个滚,卷起了沙尘,看去就像一颗干了的小丸药。”(斯坦贝克:20)沙尘不仅是一种自然环境状态,同时它常常出现在人们生活的各种空间:男人们点完烟后的火柴直接插在尘沙里、男人们用一根小棍在尘沙里算着收成、在尘土里写下一些数字,或无聊地蹲在地上用枝条拨弄沙尘。女人们更得与无孔不入的沙尘打交道,用的家具和器皿上都是尘沙。耕地的牲口也知道在水槽中喝水时,先用嘴把水面上的尘沙噜到一边再喝水。总之,沙尘成了乔德一家和当地其他佃农生活的一部分。

## 二

南部大平原总面积有一亿多英亩,地跨数州,曾被19世纪美国诗人惠特曼称为“北美的典型景观”。可在斯坦贝克的笔下,那里成了尘沙肆虐之地。“尘暴”的形成用了五十多年的时间。白人刚到大平原时主要发展的是畜牧业。畜牧业最兴旺时,牛羊的数量超过草地承受能力的四倍,导致草场枯竭。19世纪80年代,大批农民带着铁犁来到夕日的牧场开垦土地。但由于耕作方式原始,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为了满足美国迅速膨胀的人口的粮食需求,大型机械开始被引进,生产

方式也逐渐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采取工业化生产,商业化运作,以便从土地上获取更大利润。到1920年代,大平原被大面积开垦,农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但是,大平原地区原本降水量严重不足,生态系统十分脆弱。土地的过度开垦导致土壤严重沙化,最终引发了1930年代的大尘暴。

从生态价值观的角度观察美国南部大平原的开发过程及其在《愤怒的葡萄》中的反映,会发现沙尘暴发生的更深刻的原因,是人类长期利用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人类中心论”价值观在起着主导作用。在鼓励人类影响自然环境的行为方面,基督教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由对《圣经》的误读而生发出的犹太—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正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林恩·怀特在他的文章《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一种鼓吹人类高于自然的宗教信仰,中世纪的拉丁基督教为西方科学、技术与环境破坏铺平了道路。”(White:1307)在研究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沙尘暴的根源时,唐纳德·沃斯特也表达了类似的见解:

我们谈论大平原的农场主和耕作以及他们所造成的危害,但这还远远不够。把他们引到这地方来的,是一种社会制度、一套价值观念和一种经济体系。没有一个词能像“资本主义”那样可以充分地概括这些因素了。(沃斯特:4)

唐纳德·沃斯特关注的是资本主义这种复杂的经济文化所教导的生态价值观,即人为了自身的发展,有权利有义务利用被当作资本的自然谋取最大的利润。而这正是南部大平原沙尘暴产生的根本原因。

斯坦贝克在《愤怒的葡萄》中通过对乔德一家不幸遭遇的描写,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从人性的立场出发,我们对乔德一家充满了同情,但如果从生态的立场上看,乔德一家及其先辈对土地的开垦则是持续破坏南部大平原生态过程中的一个重要

环节。

乔德一家及其他佃农对自己所扮演的环境破坏者的角色并非全无意识。事实上,不少耕种土地的佃农已经隐约感到,是自己几辈人的无知造成了现在的尘沙。七十多年来,佃农们的爷爷赶走了印第安人、爸爸赶走了蛇,他们几代人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没有想过土地是有生命的,他们知道现在这片土地越来越糟,是棉花弄坏了土地、吸干了地里的血。“蹲着的人点点头——他们知道,天也知道。如果他们可以轮种各种各样的庄稼,那也许可以给土地输回血液吧。”(斯坦贝克:30)人对自然的无知上升到有意滥用,最后必将导致自然的愤怒。斯坦贝克借不愿意离开本土本乡的缪利之口道出了大多数佃农的觉醒:“哦,你知道我不是个傻子。我明知这块地不大好,除了做牧场,没多大用处。当初根本就不该把这些地开垦出来。现在却种了棉花……”(斯坦贝克:45)沙尘暴是对在大平原上度过了七十多年的几代美国白人的巨大打击,是对他们要征服这片土地的劳作的惩罚。

工业和金融资本是南部大平原土地的新型征服者,他们变本加厉地对土地进行疯狂掠夺,全然没有对土地的尊重和热爱。银行派来的拖拉机手们住在镇里,有时几个星期才来农田一次。这种办法看起来很简便,也提供了工作效率。但由于太过简便,工作失去了奥秘,土地与土地的耕作也失去了奥秘。“人对土地的深切了解,人和土地的情谊也就消失了”。(斯坦贝克:11)更可怕的是,拖拉机手由此养成了对土地的漠然和轻视的心理:他坐在高高的拖拉机上,看不见土地的面目,也嗅不出土地的气息;他的两脚踏不到泥土,感觉不到大地的温暖和力量。

他对土地既不熟悉,也没有所有权,既不信赖,也无所求。如果撒下的种子没有发芽,那也不相干。如果长出来的幼芽在大旱天枯萎了,或是在大雨里淹死了,那也与驾驶员不相干,正如不关拖拉机的事一样。(斯坦贝克:

34)

他们无情地驱使着机器,“土地在铁的机器底下受苦受难、在机器底下渐渐死去;因为既没有人爱它,也没有人恨它;既没有谁为它祈祷,也没有谁诅咒它。”由此看来,拖拉机不仅赶走了佃农,也加剧了对自然的破坏,更彻底毁坏了人与土地的温情联系。人与土地开始疏远,土地完全变成了人们获取无限制最大利润的工具。

美国南部大平原 30 年代肆虐的沙尘暴及其灾难性的后果很快引起了美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警觉,各种民间和国家力量纷纷投入到沙尘暴的治理中来。《愤怒的葡萄》的出版加速了这一觉醒和治理的过程。后来,地下水灌溉被广泛采用,沙尘暴得到明显遏制。但是,生态学家又有了新的担忧:地下水不是无限的,地下水被开采完后,南部大平原又将如何?由此看来,人与土地的紧张关系虽然暂时得到缓解,但无法最终获得解决,“愤怒的葡萄”所象征的神的震怒随时有可能重新降临。《愤怒的葡萄》发出的“生态危言”,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 参考文献:

1. Cronon, William. "A Place for Stories: Nature, History, and Narrativ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8. No. 4 (Mar. 1992): 1369-70.
2. Levin, Jonathan. "On Ecocriticism (A Letter)." *PM-LA*. 114.5 (Oct. 1999): 1098.
3. White, Lynn.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 *Science* 155 (1967): 1203-7.
4. 唐纳德·沃斯特:《尘暴:1930 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侯文惠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5. 约翰·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胡仲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2